

关于汉语古今差异的一些思考 (提要)

北京大学/清华大学 蒋绍愚

“汉语的古今差异”，这个问题太大了。仅就语法方面的差异而言，就可以写一部汉语语法史。一篇短文当然不可能谈这么大的问题。本文只是谈以往未曾注意的一个方面，或者说，主要是谈考虑问题的一个角度。本文的想法是不成熟的，谈出来就正于各位专家。

零

0.1 M.A.K.Halliday 1985: “*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*” 提出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见解。

他认为，有两类句子：

(1) 一类句子是：动作者 (Actor) 进行一个过程 (process)，这个过程延及或没有延及到另一个对象。例如：*The lion chased the tourist.* (及物)– *The lion ran.* (不及物) 这是“及物模式” (transitive pattern)。这强调的是过程的“行为和延及” (deed-&-extension)。在前一句中，“lion”是“动作者” (Actor)，“tourist”是“目标” (Goal)。

(2) 一类句子是：某个参与者 (Some participant) 进行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是由参与者带来的或者是由别的对象带来的。例如：*The lion woke the tourist.* (“醒”是外部因素触发的)– *The tourist woke.* (“醒”是旅游者自身触发的) 这是“作格模式” (ergative pattern)。这强调的是过程的“动因和效果” (cause-&-effect)，两句中的“tourist”都是“中介” (Medium)。

这两种模式在语言中是同时存在的。

他还指出，在当代英语中“作格模式”占了主导地位，这是在近五百多年来英语发生的演变中的一个，这是和语义演变相伴随的。这演变的倾向是：在英语的话语中，和经验功能相比，更强调篇章功能；在经验功能中，和“行为和延及”相比，更强调“动因和效果”。

(P.144-P.150)

0.2 Halliday 所说的“transitive pattern”和“ergative pattern”两种模式很值得注意。正如 Halliday 所说，任何语言对过程的观察和表述，都会有两个不同的角度，一是“行为和延及”，即要聚焦于发生的动作，以及是谁发出的这个动作，延及到什么对象。这就是“及物模式” (transitive pattern)。一是“动因和效果”，即聚焦于事物的状态，以及造成这种状态的是什么动因。这就是“作格模式” (ergative pattern)。

Halliday 关于英语近五百年来发生的变化的一段话更引起我的兴趣。我对英语不熟悉，所以，对他所说的近五百多年来英语中发生的变化无法发表意见。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汉语中是什么情形。

我不是说汉语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，汉语和英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，各有自己的发展过程，Halliday 的论述是不能照搬到汉语来的。但我们可以从两种模式的视角来思考一下汉语从古到今的历史演变。

首先应当指出，Halliday 所说的“作格对” (ergative pairs)，如“*the boat sailed / Mary sailed the boat*”之类，在汉语中也有，如“楚破齐/齐破”之类。但和英语中相反，这不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，而是先秦很多，后来逐渐减少。而且，单个的使动动词，后来演变为动结式（如“击破”、“打破”、“撕破”等）。这确实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。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，本文不重复。

如果不把他所说的“ergative pattern”局限于这种“作格对” (ergative pairs)，而按照他所说的是强调“动作和延及”还是强调“动因和效果”的不同来理解他的“transitive pattern”和“ergative pattern”两种模式，那么，这两种模式在汉语史的不同时期有没有不同呢？

在用 Halliday 的理论来考察汉语时，我想把他的“transitive pattern”和“ergative pattern”改换一个名称：改为“动作模式”和“状态模式”。简单地说，如果一个句子是表述一个动作的发出并延及某个对象，这就是“动作模式”。如果一个句子是表述某种状态（包括事物的状态和动作的状态），这就是“状态模式”。当然，这两种模式的界线不是绝对清晰的，但我认为这两种模式的大致区分还是存在的，用以考察汉语历史语法的古今差异也还是有益的。这两种模式，在不同语言中，以及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中，其比例的多少是会有所不同的，其发展演变的情况也是会有所不同的。

下面分几个方面谈这两种模式在汉语历史发展中的情况。

壹

我们摘引《左传》《史记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几段有关战斗、刺杀和打斗的文字，直观地看一看，“动作模式”和“状态模式”在文中的比例是否相同。文中正体字是“动作模式”（有动作的延及其对象），斜体字是“状态模式”（主要不表达动作的延及，而是表达动作的状态）。

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（略）

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：

秦王闻之，大喜。乃朝服，设九宾。荆轲奉樊于期头函，而秦舞阳奉地图匣，以次进。至陛，秦舞阳色变振恐。郡臣怪之。荆轲顾笑舞阳，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天子，故振慑。愿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轲曰：“取舞阳所持地图。”轲既取图奏之。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搥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；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。群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诸郎中执兵，皆陈殿下，非有诏召，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，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时，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。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！”负剑，遂拔，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；不中，中桐柱。秦王复击轲，轲被八创。轲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曰：“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于是左右既前杀轲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

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六回

却说那凶僧手执尖刀，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窝儿才要下手，只见斜刺里一道白光儿，闪烁烁从半空里扑下来，他一见，就知道有了暗器了。且住，一道白光儿怎晓得就是有了暗器？书里交代过的，这和尚原是个滚了马的大强盗，大凡作个强盗，也得有强盗的本领。强盗的本领，讲得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慢讲白昼对面相持，那怕夜间脑后有人暗算，不必等听出脚步儿来，未从那兵器来到跟前，早觉得出个兆头来，转身就要招架个着。何况这和和尚动手的时节，正是月色东升，照的如同白昼。这白光儿正迎着月光而来，有甚么照顾不到的？

他一见，连忙的就把刀子往回来一掣。待要躲闪，怎奈右手里便是窗户，左手里又站着个三儿，端着一旋子凉水在那里等着接公子的心肝五脏，再没说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。往后，料想一时倒退不及。他便起了个贼智，把身子往下一蹲，心里想着且躲开了颈嗓咽喉，让那白光儿从头顶上扑空了过去，然后腾出身子来再作道理。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，那白光儿来得更快，噗的一声，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。那东西进了眼睛，敢是不住要站，一直的奔了后脑杓子的脑瓜骨，咯噔的一声，这才站住了。那凶僧虽然凶横，他也是个肉人。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，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利害，只疼得他“哎哟”一声，咕咚往后便倒。当哪哪，手里的刀子也扔了。

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十五回（略）

显然，在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中是动作模式多于状态模式，而在《儿女英雄传》中是状态模式大大多于动作模式。

《儿女英雄传》的这种表述方式，在《水浒》中已经有了：

《水浒》第九回：（略）

当然，这种直观的阅读方式不能准确地说明实质问题，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史书跟小说的文体特点有关。但尽管如此，从我们的直觉来看，上面《儿女英雄传》中那些状态模式的句子，肯定是上古汉语所没有的。

贰

Vendler(1957)根据动词的时间结构把动词分为四类：activities（活动动词），accomplishments（结束动词），achievements（达成动词），states（状态动词）。“动作模式”和“状态模式”是句子的两种类型，或者说句子的两种功能，它们和动词有密切的关系，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动词。下面将会看到，即使很典型的“活动动词（动作动词）”构成的句子，其句子功能也有“表动作”和“表状态”两类，而且这两类在不同时期的比例是不同的。

下面，我们对两对最常用的及物的动作动词在上古和《儿女英雄传》中所构成的句子作一个全

面的分析比较。这两对及物的动作动词是：“击/打”，“食/吃”。

2.1 击——打

先秦的“击”，蒋绍愚（2013）曾做过分析。在先秦十中文献中，“击”共 170 例，其中带宾语 138 例，不带宾语 32 例。不带宾语的情况，大致是有规律可循的：（1）连动共宾。（2）“自/相”+击。（3）否定副词+击。（4）“可”+击。（5）动词表类。（6）动词指称化。（7）宾语承上省略。总起来看，带宾语的占绝大多数，也就是说，用“击”构成的句子大多数是有动作延及的对象的，因而是“动作模式”。

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“打”共 680 例。其中有三类不作为本文分析的对象：（1）“打”作为语素构成双音词的（如“打算”、“打点”、“打发”等）。约共 400 例。（2）“打”的引申义（如“打哈欠”、“打主意”等）共 119 例。（3）有“打击”义的“打”构成固定词组或熟语的（如“打拳”、“打抱不平”等），共 26 例。

除了这三类以外，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共 130 例。

（一）“动作模式”包括下面两大类：

1. 句子由“动作者+打+对象”构成，共 15 例，如：

台上唱的是飞镖黄三太打窠二墩。（15 回）

你敢打二爷？（18 回）

2. 句子由“动作者+打+∅”构成。“打”是表类的动词或指称化。（“表类”和“指称”详见蒋绍愚 2013）。共 21 例。

张嘴就讲骂，动手就讲打。（7 回）

听说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。（18 回）

（二）“状态模式”包括下面两大类：

1. “打”后面的成分不是对象，整个句子不是表动作，而是表状态。共 23 例。

是我路见不平，赶上那厮打了一鞭。（15 回）

只是我那里会打这弹弓儿？（10 回）

2. 动结式和动趋式。共 71 例。¹

把面前的两个和尚打倒。（12 回）

那和尚一见，举棍便向他顶门打来。（6 回）

手起一棍，打得他脑浆迸裂。（6 回）

所以，在《儿女英雄传》中，“打”的“动作模式”和“状态模式”的比例是（15+21）：（23+71）。

2.2 食——吃

在先秦 30 种文献中，“食”共约 480 例（只包括“乘力切”的“食”，不包括“祥吏切”的“食”）。其中带宾语的约 140 例，不带宾语的约 320 例。为什么不带宾语的那么多？这是因为上古汉语某些词汇的一个特点：有些动作的对象，已经作为动词的语义成分，包含在动词之中。（见蒋绍愚 2011）如果把这种词义特点考虑在内，那么，可以说，先秦的“食”字句，不管“食”是否带宾语，都有动作延及的对象，所以大多是动作模式。

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“吃”共 571 例。其中有三类不作为本文分析的对象：（1）“打”作为语素构成双音词的（如“吃食”、“吃的”等）。共 50 例。（2）象声词 1 例，引申义（吃苦、吃惊、吃拳头等），共 66 例。（3）由“打击”义的“打”构成固定词组或熟语的（吃饭、吃烟、吃斋等），共 180 多例。

除了这三类及其它一些例句以外，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共约 220 例。

（一）“吃”的“动作模式”包括下面两大类：

1. 句子由“动作者+吃+对象”构成，共 48 例，如：

喝小米儿粥，吃鸡蛋。（35 回）

公子才胡撈忙乱的吃了一顿饭。（3 回）

2. 句子由“动作者+吃+∅”构成。“打”是表类的动词或指称化。共 24 例。

独他好吃懒做，喝酒耍钱。（7 回）

独到了吃上不用人操心呢。（21 回）

(二) “吃”的“状态模式”包括下面两大类：

1. “吃”后面的N不是对象，前面的N也不是对象。整个句子不是表动作，而是表状态。共110例。

本朝的定例，觉得旗人可以吃钱粮。(1回)

便自己端到玉凤姑娘跟前，蹲身下去，让他吃些。(21回)

那两只鸡不用切了，咱们撕了吃罢。(9回)

向老天讨碗饭吃。(21回)

2. “吃”的动结式和动趋式共35例。如：

登时吃得他杏眼微饬，桃腮添晕。(32回)

这些酒吃下去，看不受用。(30回)

《儿女英雄传》中“吃”的动作模式和状态模式的比例是(48+24)：(110+35)。

叁

下面，对汉语的一种重要句式“把字句”的表动作和表状态作一个考察。

3.1 把字句产生于唐代初年，一直到现代汉语中都很常用。对于把字句的功能，有不同的看法，最主要有两种：表处置和表致使。

王力把把字句称作“处置式”。王力(1943)：“大致说来，‘把’字所介绍的乃是一种‘做’的行为，是一种‘施行’(execution)，是一种处置。”王力(1944)先举了A-J10个例句，然后说：“处置式是把人怎样安排(A、H)，怎样支使(G)，怎样对待(B、I)，或把物怎样处理(C、E、FJ)，或把事情怎样进行(D)。”

郭锐(2003)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致使，其语义构造可表示为：“致使者(NPa)+把+被致使者(NPb)+致使事件谓词(V1)+被使事件谓词(V2)”。 “‘处置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致使：有意志力的(volitive)主动的(intiative)施行性的(agentive)致使。”

我认为，把字句的语法功能在历史上有变化：从表处置为主演变成表致使为主。(详见蒋绍愚2015)。从本文的角度看，“表处置”的绝大部分是“动作模式”，“表致使”的绝大部分是“状态模式”。

蒋绍愚(2015)对《敦煌变文校注》《祖堂集》《全唐诗》《元刊全相平话五种》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把字句做了分类统计。这里使用(2015)的材料，对《全唐诗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的把字句作一些分析统计。其类别仍沿用(2015)的分法，即按“表处置”和“表致使”来分，有些具体分类和(2015)不完全一样。

3.1 《全唐诗》中能确定的把字句共158句。其语义类别可分为四类：

(1) 只能看作表处置的：82句。如：

欲知求友心，先把黄金炼。(孟郊《求友》)

金輿远幸无人见，偷把邠王小管吹。(张祜《邠王小管》)

(2) 只能看作表致使的：11句。N是VP的施事或当事。如：

闲吟料得三更尽，始把孤灯背竹窗。(陆龟蒙《闲吟》)

翻把壮心轻尺组，却烦商皓正皇储。(崔涂《读留侯传》)

(3) 看作处置和致使均可：64句。如：

予家药鼎分明在，好把仙方次第传。(翁承赞《寄示儿孙》)

若把白衣轻易脱，却成青桂偶然攀。(杜荀鹤《恩门致书远及山居因献之》)

(4) 既非处置，也非致使。1句。

洞庭云水潇湘雨，好把寒更一一知。(黄滔《雁》)

其中表处置(表动作)的大大超过表致使(表状态)的。

3.2 《儿女英雄传》把字句约共1400句，只能看作处置约280句，看作处置和致使均可约620句，只能看作致使约480句，既不是处置又不是致使约20句。

(1) 只能看作处置：

那谈尔音被御史叅了一本，朝廷差了一位甚么吴大人来把他拿问。(15回)

那一个老羞成怒，就假公济私把他参革。(16回)

便叫长姐儿道：“你过来，把师老爷的烟点点。”(37回)

给你新大奶奶湿个手巾来，把粉匀匀。(27回)

只见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，右手将弓梢一按。(6回)

就让你这时候一刀把他杀了，这件事难道就算明白了？(18回)

如今你要放他，正是君子不见小人过，‘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’咱们就把他放了罢。”(32回)

把你读的十三部经书，以至《论》、《孟》都给我理出来。(33回)

你让我把这只底子给姑娘纳完了他罢。(24回)

这些句子都可以将“把+N+V”转换成“V+N”。

(2) 只能看作致使。其中几个主要类别是：

1) “把+N+V得C”或“把+N+V了个C”，表示N的状态。

把他乐得手舞足蹈。(18回)

把个公子应酬得没些空闲。(38回)

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说的来如亲眼见的一般。(5回)

把一碗面忒儿喽忒儿喽吃了个干净。(6回)

2) “把+N”后面是“A/Vi”。

只见他把脸一红，低着头说道。(40回)

老爷听了这话，把脸一沉，问道：“阿哥！”(12回)

3) “把”后面的[N+VP]是个受事话题句。句中的“把”可以用“使”替换。

只见他忙忙的把那张弹弓挂在北墙一个钉儿上。(6回)

他登时把一段风肠化作柔肠，一腔侠气融成和气。(19回)

便叫把手下的酒果挪开了几样。(39回)

他还是把一肚子话可桶儿的都倒出来！(25回)

4) “把”后面是个施事/当事主语；或“把”后面是个被动句。

至于安公子，空吧嗒了几个月的嘴，今日之下，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。(25回)

把自己相处了一年多的一个同衾共枕的人，也不知“是儿时孟光接了梁鸿案”，这么两天儿的工夫，会偷偷儿的爬到人家那头儿去了！(30)

一时把安太太婆媳笑个不住。(34回)

只见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摺在桌儿上，把张一团青白煞气的脸，渐渐的红晕过来。(18回)

再不想这套话倒把位见过世面的舅太太听进去了。(28回)

不想我的干女儿没得认成，倒把个亲女儿叫弟夫人拐了去了！(32回)

5) [把+N+V+(得)+C]。别人做V的动作，使得N产生了C的状态。

他便望着那银子大哭起来。这一哭，倒把安老爷哭的没了主意。(39回)

问来问去，把个邓九公问烦了，说道：(17回)

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把他说答应了。(23回)

这一阵穿插，倒把个姑娘的眼泪穿插回去了。(20回)

这类句子，大都不能变换为“V+N”，而且都是早期把字句所没有的新句式。

(3) 看作处置和致使均可。(略)

(4) 既不是处置，也不是致使。(略)

总起来说，《全唐诗》中的把字句以动作模式为主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把字句，状态模式大大超过动作模式，而且这些状态模式的把字句，都是新产生的句式。这说明就把字句的历史发展而论，也反映了汉语的句子从表动作为主到表状态为主的古今变化。

肆

动词后用以复指的“之”趋于消失。

4.1 先秦汉语中，下列句子是很常见的：

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
(论语·八佾)

“夏礼吾能言之”等是受事话题句，“夏礼”作为话题出现在句首，在动词“言”后面必须有一个“之”来复指先行词“夏礼”。

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(论语·为政)

像这样句中没有出现先行词的，在动词“知”后面也必须有一个“之”，“之”是不能省的。

而到现代汉语中来翻译这些句子，就必须把“之”去掉，说成“夏礼我能说”，“知道的就是知道”，如果在动词后硬把复指代词“之”翻译出来，说成“夏礼我能说它”，“知道它就是知道它”，那就不通了。

“言之有理”是文言格式，在口语中就要用“说得有道理”来表达。

可见，这是古今汉语一个很大的差异。

4.2 魏培泉(2004):在第二章“人称动词”的2.5.3中，讲到了“‘之’和零形式的替换”，举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例句。如

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。(史记·吴王濞列传)

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。(汉书·吴王濞传)

若前从我所闻受者今悉弃舍。(支娄迦讖224:454~5)

若前从我闻所受者悉弃之。(支谦:225:495上)

阿难言：“佛，天中天，自当知。”(支娄迦讖224:454~5)

阿难言：“佛，天中天，自当知之。”(支谦225:508上)

(支谦的翻译较文，支娄迦讖的翻译接近口语)

(见P.61-63)

在第七章“结论”中说：“先秦的及物动词如果没有特定的条件，一般是不搭配零宾语的。”但到了东汉六朝，“动词的宾语采用∅的例子已经不少。”(P.348)

据他的研究，动词后面用以复指的“之”的消失，大概是从东汉六朝开始。

4.3 这是汉语历史演变的事实。但如果进一步问：“汉语为什么发生这种演变？”该怎样回答？

我认为，这和汉语的历史演变中，以动作模式为主逐渐变成以状态模式为主这种总趋势有关。先秦时“动作模式”是很强势的，所以动作后面总要有“目标”(Goal)出现。后来这种模式逐渐削弱，所以到东汉六朝时，动词后面的“之”也可以不要。随着“状态模式”的逐步加强，很多句子是用来表示状态，所以，“夏礼我能说”，“知道就是知道”，“说得有道理”这样的句子就习以为常了。

伍

小结

表动作和表状态，这两种句子，是任何语言在任何时期都有的。但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时期，两者的比例可能有较大的不同。从本文所论述的四个方面来看，在汉语发展史上，先秦是以表动作为主，到清代是以表状态为主(就把字句而言，把字句产生的初期唐代，是以表动作为主，到清代以表状态为主)。

但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考察，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。

(一) 表动作和表状态是句子的两种功能，这两者如何准确地区分？这种句子功能和句法结构以及动词是否有关？哪些句子结构、哪些类型的动词表动作？哪些句子结构、哪些类型的动词表状态？

(二) 本文只是从四个方面考察了这个问题，但这毕竟还只是汉语的一个局部。从汉语的总体而言，说原先以表动作为主，后来以表状态为主，这种说法是否能成立？

(三) 如果能够成立, 那么, 这种古今变化究竟是怎样逐步形成的? 大概始于何时, 到何时进一步发展, 到何时完成?

(四) 这种变化的动因是什么? 是语言结构的变化引起的? 还是有认知的因素?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? 这个问题恐怕更不好回答。

但无论如何, 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, 是应该深入研究的。

更重要的是, 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启示: 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, 以往对显性的变化注意得多, 对隐性的变化注意得不够。所谓“显性的”是指从语言结构本身能看出来的, 如语序、结构、句式等等。所谓“隐性的”是指有关语义和功能的一些方面, 如本文所说句子的动作/状态两种功能, 以及有标记/无标记, 有界/无界, 定指/不定指, 指代的指前/指后等。这些“隐性”的因素有无古今差异, 在汉语发展史上是如何演变, 以往注意得不够。当然, 涉及语义、功能的问题研究起来有较大的难度。但这些也是汉语语法历史演变的重要方面, 是应该深入研究的。

本文真的是“抛砖引玉”, 期望有人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胡壮麟等 2008: 《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(修订版)》, 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郭锐 2003: 《把字句的语义构造和论元结构》, 《语言学论丛》第 48 辑, 商务印书馆。
- 蒋绍愚 2011: 《词汇、语法和认知的表达》, 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 4 期。
- 蒋绍愚 2013: 《先秦汉语的动宾关系和及物性》, 《中国语言学集刊》第七卷第二期, 香港。
- 蒋绍愚 2015: 《把字句功能的历史演变》, 《庆祝梅祖麟先生八十寿诞论文集》,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王力 1943/1985: 《中国现代语法》, 《王力文集》第一卷, 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- 王力 1944/1985: 《中国语法理论》, 《王力文集》第二卷, 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- 王力 1982: 《研究古代汉语要建立历史发展的观点》, 《王力文集》第 16 卷。
- 魏培泉 2004: 《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》, 《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六》, 台北。
- Halliday, M.A.K. 1985: “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”, Edward Arnold (publishers) Ltd. London.

ⁱ 述补结构是动作和状态兼而有之。述补结构究竟是主要表动作还是主要表状态, 要作具体分析。比如: “他一口气吃了三个苹果”, “他一怒之下打破了三个杯子”, 应该主要表动作; “我终于看清了他的本质”, “他听腻了这种故事”, “我穿破了两双鞋”, “他卖掉了一幢房子”, 应该主要表状态。限于本人的认识能力, 我还说不出区分述补结构是主要表动作还是主要表状态的标准。从总体上看, 述补结构和 Halliday 所说的“动因和效果”很一致, 为了统计的方便, 姑且把带述补结构的句子都算作“表状态”。这个问题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。